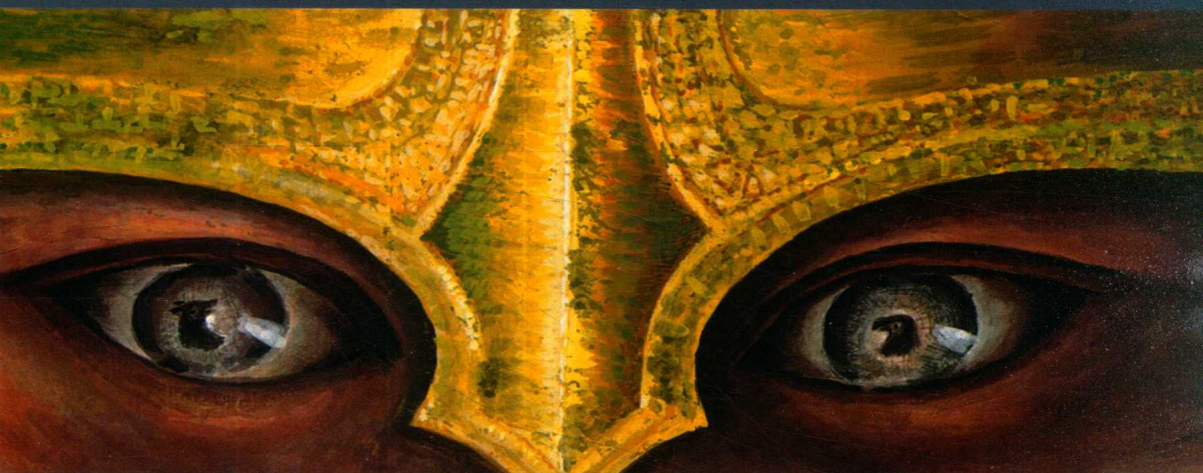


青 少 年 铁 木 真 的 坎 坷 史

铁木真前传

杨 杰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青少年铁木真的坎坷史

铁木真前传

杨杰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木真前传 / 杨杰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115 - 4359 - 2

I. ①铁… II. ①杨… III. ①成吉思汗 (1162 -
1227) —传记 IV. ①K827 =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9711 号

书 名: 铁木真前传
著 者: 杨 杰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郭晓飞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524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68 千字

印 张: 22. 5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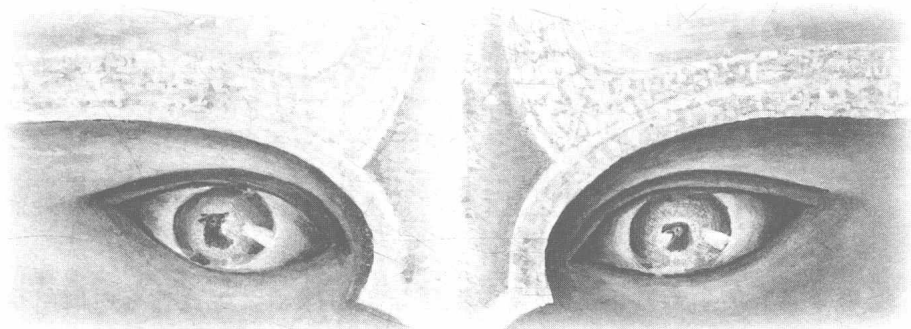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5 - 4359 - 2

定 价: 57. 00 元

●●●●● 目录

少年阴霾	1
苍狼之吻	24
新的家园	34
与狼共舞	44
弯弓射雁	58
草原蝎子	64
履约之旅	73
奇遇老人	97
生离死别	102
惊天秘密	120
冒险游说	129
联手夺妻	142
兄弟共处	166
生子风波	176
狩猎遇险	187
暗流涌动	204
分头游说	219

分道扬镳·····	232
风云突变·····	244
浴血山谷·····	256
诛杀俘虏·····	266
为父报仇·····	275
铲除异己·····	290
山谷脱险·····	317
反铁联盟·····	330



少年阴霾

傍晚。

落日的余晖映照在靠近小山坡的一座孤零零的毡帐上，也把周围的草地映成了黄褐色。阵阵冷风吹过，给草原带来了浓浓的秋意。

毡帐里，几个孩子在玩耍。孩子们的母亲诃额仑端上来一盆热乎乎的东西，毡帐里立刻弥漫着一股酸奶疙瘩的香味。

“来吧孩子们，闻到香味了吗？现在可以开饭了！”诃额仑将一盆野菜团团和一些野果放在孩子们面前——她总是可以把一些难以下咽的东西尽力做得可口些。

“噢，开饭了！”孩子们顷刻间围了过来。

“妈妈，我想吃野韭菜花酱。”铁木真的弟弟合撒儿看着那盆野菜团团说道。

“嗯，还剩一点儿，拿过来吃了吧。等明年我会给你们多做点儿。”合撒儿转身抱来一个小罐罐，里面的野韭菜花酱不多了。

“妈妈，我都想不起来肉是什么味儿了！”最小的弟弟铁木格围过来看着妈妈端来的食物嘀咕道。

“忘了好啊，忘了就不会再想了。”诃额仑嘴上说得很轻松，但心里却不是滋味。

“我可永远也不会忘掉！”弟弟别克帖儿说道。

“还是别克帖儿记性好。”妈妈内疚地看了眼孩子们，“等再冷些的时候，咱们就宰只羊。”

“为什么非得等到天冷的时候？”铁木格不解地问道。

“天冷了，就没有野果和野菜吃了。”河额仑解释道。

“我真希望明天就下雪！”合撒儿边说边捏着野菜团蘸了下野韭菜花酱，张大嘴咬一口，表情有些夸张地说：“嗯，这东西蘸酱真好吃！”

吃过晚饭，一家人都挤在这个不大的毡帐里，忙着各自的事。现在在外面冷，衣服单薄的孩子们不大愿意到外面去玩。

就着黄昏的余光，河额仑照常忙起手里的针线活。她在抓紧时间给孩子们缝制过冬的皮袄和皮靴。

毡帐内很简陋。除了毯子、铺盖及锅碗之类的日用品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帐内有一样东西非常显眼——孩子们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留下的那面九尾白旄纛旗。这面旗曾跟随也速该把阿秃儿征战沙场数十年，见证过孛儿只斤氏和乞颜部当年的辉煌，同样也经历了乞颜部的衰落。旗子很旧却还完整，这几年不论走到哪，河额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

毡帐角落里还有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铁木真年幼的妹妹帖木仑怕它冷，特意把它抱进屋里来的。

河额仑总是有干不完的活，而且干活时总是很专注。此刻，帖木仑坐在妈妈的身边，看妈妈干活。帖木仑性格有些内向，很少说话，她总是和妈妈形影不离。现在，她偶尔也能帮妈妈干点家务，做做针线活。

几个孩子又开始在不大的毡帐里玩耍起来。这儿比较偏僻，周围没有人烟，几年来，孩子们都是几个兄弟自己玩耍。铁木格和合赤温继续在一边玩他俩喜好的羊拐髌石，这是羊、鹿、狗等动物腿腕部位的一块骨头，这儿的小孩常玩这个，他们把它叫作髌石。别克帖儿坐在一旁看着他俩玩——他很少参与兄弟们的游戏，感觉有些不合群。

合撒儿和别勒古台扭在一起摔打着——这俩人都很好斗，又很要强，总是相互不服。这时，个子高点的别勒古台把合撒儿摔倒在地，合撒儿有些恼了，他爬起来狠狠扑向别勒古台，两个人又扭在一起撕扯起来，时不时地碰到铁木真的后背上，铁木真只能不停地往门边挪。

“妈妈，你说狼厉害还是羊厉害？”刚刚又被摔倒的合撒儿不服气地问妈妈。

“那还用问，当然是狼厉害！”妈妈继续干着手中的活儿头也没抬地回答到。

“别勒古台耍赖皮，说好的他是羊，我是狼，他不应该摔倒我！”

“那你就摔倒他！”

“可我摔不过他。”

“那你就当羊。”妈妈表情平静地说道。

铁木真靠在门边缩成一团，静静地凝视着远处。他穿着一身灰色的粗布衣服，和其他几个弟弟一样，穿得有些单薄。

此时，已经是深秋，黄褐相间的草原上有些凄凉。远处星星点点几只羊儿在吃草，冷风吹得羊身上的毛不停地飘动着。一群过路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划过天空，匆匆忙忙向南飞去，留下一串串凄凉的鸣叫。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死后，母亲不得已带着孩子们四处奔波，半年前辗转到了这儿。这周围比较干旱，草儿长得稀稀拉拉，动物很少光顾，所以狼也很少见；不但放牧的人很少来，就连狩猎的人也轻易不会来。

这周围没有高点的山，东面有一片高低不平、延绵不断的土丘荒坡，由于干旱少雨，土丘上的树木也稀少，采摘野果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现在，眼看冬天就要到了，这让一家人颇感惧怕。对他们来说，冬天是最可怕的，因为冬天食物来源将会更加困难。作为长子，每到这个季节，铁木真能做的就是带着弟弟们到更远的树林里去找野果，或是到冰冷的水里去抓鱼。对于挖野菜，他总是分辨不清哪些是可食的，哪些是有毒的，因此，挖野菜的活儿总是由妈妈带着妹妹去做。

这会儿，铁木真感到有些冷，肚子也开始饿了——野菜、野果顶不了多大的事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一家人基本上处在半饥饿状态，寻找食物越来越难，他们不得不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一家人都清楚，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储备，想熬过这个冬天将会很难。

自打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去世后，为了抚养这几个孩子长大成人，母亲诃额仑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才三十出头的她，略显沧桑，蜡黄的脸上显现出明显的营养不良。

每当诃额仑看到身边这几个干瘦的孩子，心就会疼。她总是拼命干活，尽量让孩子们吃得饱一些、穿得暖一些，似乎这样才可以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

此刻，诃额仑放下手中的衣服，又拿起了旁边的一只牛皮靴，开始修补旧靴子。她抬头看了一眼铁木真，铁木真雕塑般坐在门边望着远处发呆——也许是因为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遇害让他受到惊吓的缘故，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寡言少语，拘谨怕事，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这让诃额仑多少有些担心。

太阳已接近地平线，变成了暗红色，鸟儿也都回到林中休息了，草原变得格外安静。铁木真望着远处灯笼般正在下坠的太阳，隐约有些伤感。一阵凉风吹来，他打了个冷颤，赶紧裹了裹衣服。

突然，铁木真看到灯笼的底部出现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小黑点，在红色光芒的衬托中上下跳跃着。他两眼紧紧盯着这个小黑点，仔细辨认着。由于离得远，小黑点仍然比较模糊，似乎是个骑马的人正朝他们奔来。这让他很惊讶——一家人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过外人了。

铁木真以为自己看错了，他回头看了眼屋内的一家人，紧张地揉了揉眼睛，转过头继续盯着那个小黑点。小黑点慢慢变大，变得清晰起来——没错，他看清楚了，是一个骑着马急驰而来的身影。铁木真心中顿时涌出一丝不祥之兆！他站起身，跨出门，紧紧盯着前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妈妈正在忙着手中的活，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等看清了来人，铁木真扭过头惊恐无奈地看着妈妈：“妈妈，黑灾难来了！”

妈妈听后就一怔，赶紧放下手中的活，站起身跨出门去。她一边紧张地望着远处，一边自言自语道：“我说过多少次了，他不是黑灾难！”

弟弟妹妹们都跟着跑了出来，他们簇拥在妈妈身边，随着妈妈的目光，向远处眺望着。

“没错，是他！”诃额仑小声自语着。

“我知道他要对咱们说什么：‘哦，小伙子们，我们的处境不妙，狼群发现我们了，赶紧收拾东西，趁着狼群还没有到来前，赶紧离开这里！’嘿嘿嘿。”合撒儿学着大人的口气说道。

“闭上你的嘴，合撒儿！”诃额仑显然不愿听到这样的消息。

马儿的速度很快，一转眼马蹄已踏到毡帐前，伴随着一阵尘土，一个身着黑衣的身影跳下马来。他扫了眼门口那一张张惊恐的面孔，仍旧是那般面无表情地边拴马边说道：“谢谢你们的迎接，不过，又得告诉你们个坏消息，我们的处境不妙，狼群又发现我们了，赶紧收拾东西，趁着狼群还没到来……”话没说完，那人就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几个孩子正望着他“咯咯咯”地笑，只有母亲独自站在那里发愁。

“哦，看来你们都已经猜到了，那还愣着干嘛，赶紧行动吧，小伙子们，要快！”黑衣人有些自我解嘲地催促着。

“我可以带上它吗？”妹妹帖木仑指了指屋内的小羊羔恳求道。

“不行，他的叫声会引来狼群的。”黑衣人冷漠地甩了一句。

夜晚，东边小山坡上，一家人挤在靠中间位置的一个山洞里。洞内有一人高，五六步深。洞口不大，被凌乱的杂草和几棵小杂树遮掩着，还算隐蔽。妈妈在山洞里铺了几张羊皮，在洞口内侧点燃了一小堆篝火。

弟弟妹妹们经过这么一折腾，都已很累了，几个人挤在洞里没多久就睡着了。铁木真没有睡，他和母亲面对面坐在洞口边上。母亲又开始忙手里的活儿，铁木真望着那堆火儿发呆。

“妈妈，为什么那些人总是不放过咱们？”铁木真看着对面的母亲，脸上充满着疲惫与厌倦。

“哦，可能……是因为你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铁木真疑惑地看着母亲。

“嗯，因为你是也速该把阿秃儿的长子。”

“那又能怎样？”铁木真不明白。

“按照部落联盟的规矩，你应该是联盟盟主的继承人。”

“部落联盟？”

“嗯，说起来，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的草原，就和现在一样，有很多很多部落，就像一颗颗沙砾，散落在草原各处。数十年前，咱们孛儿只斤氏出了个大英雄，你的祖上海都汗将乞颜部打造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为了抵御其他部落的侵扰，海都汗先后将泰亦乌部、札答兰部、主儿乞部以及周围的弘吉剌部、兀良哈部、巴阿邻部、巴鲁剌思部等大小几十个部落捏合在了一起，建立了蒙古部落联盟，海都汗成了联盟第一任盟主。”母亲停下来，喝了口水。

“真了不起！那后来呢？”铁木真听得很投入。

“部落联盟成立后，除了塔塔儿部时不时地挑衅一下外，其他部落轻易不敢骚扰咱们，咱们着实太平了很长一段时间。可到了你父亲这一任，泰亦乌部人认为，风水轮流转，盟主要轮流做，盟主的人选也可以从联盟所属的其他部落中产生。他们的要求也不是完全没道理，部落联盟的第三任盟主俺巴孩当时就是泰亦乌部的首领。联盟的贵族长老们认为盟主的长子继位更合理，并欲将此立为规矩，遭到泰亦乌部极力反对。长老们说服不了泰亦乌部人，想强行立你父亲为盟主。你父亲不同意这么做，为了联盟的内部团结，他将此事搁置下来。不过，他实际上一直以联盟盟主的身份统领着部落联盟。你父亲去世后，泰亦乌部带头发难，在他们的唆使下，各部落顷刻间各奔东西，蒙古部落联盟彻底瓦解了。”诃额仑还是第一次将这事告诉铁木真。

“可恶！那些部落为什么要听泰亦乌部的？”铁木真有些愤愤不平。

“我也一直没弄明白。但是，几十个部落一夜之间分道扬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诃额仑也觉得此事非常可疑。

“爸爸都已经死了，他们为什么还不肯放过咱们？”铁木真表情有些无奈。

“几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也许跟一件事有关。”妈妈一边往火里加着柴，一边平静地说。

“什么事？”铁木真看上去特别想知道。

“说起来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手心里握着一个血块。萨满大师豁尔赤说，你是战神的化身，你手里握着的血块就是复仇的钢矛！还说你眼中有火，额上有光，将来必会成为大地之主、草原之王！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部落联盟，甚至传遍了整个草原。也许正因为这句话，才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也让那些心怀鬼胎之人感到不安。”

“萨满大师？什么是萨满大师？”铁木真似乎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就是能跟神对话的人。”诃额仑随口解释道。

“能跟神对话？！”铁木真眼睛睁得很大。

“是的，他们能够往来于天堂、地狱和人间三界之中，能够疏通三界之间的事。据他们自己讲，他们当中即便是法力差点儿的，也可以见到火神斡透巴如坎、山神白那恰、月神别亚、太阳神德勒钦等众多的神。他们还能呼风唤雨、驱魔治病、消除灾难，他们能预知未来、掌控命运。”

“掌控命运？掌控谁的命运？”铁木真满脸好奇。

“当然是掌控别人的命运。”

“他们天生就能这样吗？”铁木真对这些话非常入神。

“不完全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和咱们一样，都是普通的草原人，这些人的法力是师傅传授的。当然，也有个别人是与生俱来的，豁尔赤就是如此。据他自己说他是来自神那里，是神派他来的。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一只巨大的神鹰背着他从天而降，来到草原上。神鹰把他放到一对白发老人住的毡帐前，临走时，还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三道爪印。”

“豁尔赤？哦，他可真幸运。他现在在哪儿？”铁木真满脸羡慕。

“你父亲死后，他就离开了咱们，跟着札达兰部人走了。”

“札达兰部？”

“嗯，札木合的父亲是札达兰部的可汗。豁尔赤说，札木合是那只背着他来到草原的神鹰化身，他说他已感受到了神鹰的召唤，是神让他去辅佐札

木合，所以，他必须离开咱们。”

“妈妈，你觉得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当然……唉，干吗要这么问？”诃额仑停下了手中的活叹了口气，片刻，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忙自己的活。

“妈妈，你见过长生天吗？”铁木真边用棍棒挑着火苗边问道。

“我没见过，不是谁都能见到长生天的。”

“长生天知道草原上发生的所有事儿吗？”

妈妈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着铁木真：“当然，长生天神通广大、神力无边，他在天上洞察着草原上的一切，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

“爸爸被塔塔儿人害死的事他也不知道吗？”

“他应该知道！”

“那……他会怎么惩罚他们呢？”铁木真追问着。

“长生天掌控着世间的一切，善恶终有报！”

“这么说，爸爸也是被长生天处死的吗？”铁木真两眼紧盯着妈妈。

“哦……这怎么可能？也许，长生天也有疏忽的时候。唉，你怎么会这么想？！”诃额仑显得十分尴尬。两人一阵子沉默。

“那些追杀我们的人都是什么人？”铁木真继续问道。

“他们中有些是你父亲生前的敌人，有些是你父亲的手下或朋友。”妈妈不经意地说着。

“朋友？”铁木真有些大惑不解。

妈妈看着铁木真，苦笑一下：“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时，朋友会变成最可怕的敌人。”

“朋友会变成敌人？”

“嗯，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大千世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些人不喜欢爸爸是吗？”铁木真执着地问。

“喜欢？”母亲看着铁木真，脸上带着伤感，“孩子，草原很大很大，从我记事时起它就从来都没有平静过。草原上不仅有牛和羊，还有鹰和狼。狼吃羊不是因为它不喜欢羊才吃它，这是草原的生存法则……”

“草原的生存法则？”

“草原上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吃其他动物的动物，另一种是被其他动物吃的动物。羊注定就是狼的食物，就如鱼是鱼鹰的食物一样！我们草原人也如此。有些人，和狼一样，主宰着别人的命运；而另一些人，则像羊一样任人宰割。”

“妈妈，等我们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吗？”沉默了片刻，铁木真仰起头问道。

“冤冤相报何时了！只要你们能平平安安地长大，过着平静的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看着妈妈在那里继续忙着手中的活，铁木真思索着什么。他伸手从怀里摸出那块发黄的公狍髀石，借着火光仔细端详着。

洞外，寒风呼啸着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花，不时卷起阵阵尘土，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几声狼叫声。由于有些累，铁木真靠着洞壁睡着了。

夜里，熟睡中的铁木真被洞外一阵嘈杂声吵醒了。他揉揉眼朝洞外望去，外面很黑，透过杂草和稀疏的枝杈，依稀看到一对对小亮点在飘着雪花的寒风中晃动。仔细听听，可以听到凌乱的脚步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他惊恐地转过头，看着坐在对面的妈妈。妈妈没有睡，仍然在忙手中的活儿，似乎没有觉察到外面的动静。

“妈妈，你看到外面那些亮光了吗？”

“嗯，看到了。”河额仑平静地回答。

“那是什么？”

“那是狼的双眼发出的光！”她继续干着手中的活。铁木真立刻面带恐惧，赶紧往里面挪了挪。

铁木真四岁时，曾被一只体型巨大的野狗咬伤拖走，幸好被寨子里的人发现救回。经历那次惊吓后，只要一见到狗他就会十分恐惧，晚上听到狼叫，他都会怕得要命！

“妈妈，你不怕狼吗？”看着妈妈镇定的神态，铁木真很惊讶。此刻，他心跳得很厉害。

妈妈停下手中的活，揉了揉眼睛，抬起头看着铁木真：“草原上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草原上还没有咱们草原人，只有飞禽走兽出没，到处是一片恐怖与凄凉。天神想改变草原这种状况，让咱们草原充满生机和活力，充满着人类特有的亲情和友爱！于是，天神就派苍色的狼和白色的鹿降临到草原。苍狼和白鹿一同渡过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见罕山前，它们生活在那里，相亲相爱，于是才有了咱们今天的草原人。”

铁木真吃惊地看着妈妈，显然，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

河额仑抬头看了一眼铁木真，继续说道：“狼是咱们草原人的祖先，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狼存在。”

“天神的愿望实现了吗？”

“既然草原人是狼的后代，这就注定了草原人的狼性本色。正如你所看到的，除了自相残杀，草原上哪有亲情和友爱可言！”

铁木真扭头看了看洞外一双双亮晶晶的小星星，挺了挺胸，坐直了身子：“妈妈，狼怕什么呢？”

“狼无所畏惧！狼看上去似乎并不威猛高大，可一群狼在一起，就所向无敌了。它们攻击所有能攻击的目标，当然也包括咱们草原人。传说是狼教会了咱们草原人如何狩猎，也教会了草原人如何相互残杀。”妈妈头也不抬地说道。

铁木真看到一只狼正慢慢地靠近洞口，他知道这只狼是来察看虚实的。铁木真可以清楚地看到狼的长牙，甚至闻到了狼呼出的腥气！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浑身不自在地颤抖着。他慢慢地扭过头看着妈妈，想告诉妈妈，可他此刻却说不出话来，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这时，他看到妈妈从容地取下吊在架子上的烧水壶，倒了半碗滚烫的水，涮了涮碗，顺手泼向洞外——洞外传来了一声惨叫，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对对小亮点顷刻间跳跃着消失在黑暗中。妈妈倒了一碗水放在地上，继续干手中的活儿。

铁木真这才敢出口大气，他佩服地看着妈妈。

“记住，铁木真，狼是草原上的精灵，能透过你的脸，看到你的内心深处，只有懦弱的人，才会被狼吃掉。”妈妈边干活边说道。铁木真注意到，妈妈的脚下放着一把砍刀。

看着洞外茫茫夜色和飘舞的雪花，看着眼前跳动着的火苗，铁木真靠在洞壁上小声哼起了父亲教他唱的那首歌：

“天宇沉浑，血雨腥风；
苍狼问天，谁主玄寰；
胸如山谷，志如云天；
猛禽走兽，皆为等闲；
孤独为友，冷酷为伴；
死乃永恒，生为偶然；
至死不悔，终生而战；
万物众生，只崇我狼。”

天微微亮，昨晚那位黑衣人来到山洞前。

一夜没睡好，铁木真显得很疲惫，弟弟妹妹们此刻还睡得正香。母亲早已起来，正忙着收拾东西。昨晚她一直在做手中的活儿，直到后半夜才迷糊了一会儿。

黑衣人站在洞口看了看满地的狼爪印和洞里的一家人：“看来，夜里来客人了！嗯，还不少呢。好了，小伙子们，现在收拾东西，咱们该出发了。”

“可我还想睡觉！”妹妹帖木仑挪了挪身子不情愿地哼哼道。

“如果不想被狼吃掉，就赶紧起来跟我走，坐到车上你可以继续睡！”黑衣人面无表情地命令道，他似乎看不到一家人疲惫的面孔。

铁木真一家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奔波了。几乎每一次黑衣人到来，他们就得转移一次，因此铁木真把黑衣人叫“黑灾难”。

黑衣人带来了一架牛车，车体很大，那头牛看上去却不怎么壮实。

铁木真和弟弟妹妹们帮助妈妈把昨天带来的东西装在牛车上。由于昨天离开得匆忙，他们没能带出多少东西。那面九尾白旄纛旗很大很长，河额仑小心地把它卷好放在牛车边上。

装好了车，河额仑和孩子们依次坐到了牛车上。

河额仑用感激的目光看着黑衣人忙碌的背影。这几年来，她只知道黑衣人叫山成，除此之外对他的身世一无所知。他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中等个子，眉毛眼睛很匀称，鼻翼较高，却没有草原人特有的高颧骨，黝黑的脸上虽然没有太多的表情，甚至有些冷漠，但言谈举止又没有草原人的粗犷，看上去不太像草原人。他平时话不多，显得很精干。

河额仑也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会一直帮他们，可他什么也不说。河额仑清楚，没有他的帮助，他们一家人活不到今天。

草草准备就绪，山成带着一家人出发了。他们甚至不会问要去哪儿，对于他们来说去哪儿都是一样的。

铁木真和山成同骑一匹马，河额仑和几个弟弟妹妹们坐在牛车上。牛车载着东西，又拉着一家人，显得有些拥挤，车轮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费力地朝前移去。

河额仑蜷缩着坐在车子上，由于没休息好的缘故，脸上挂着疲惫。她早已厌倦了这种奔波，但又无可奈何。

几年前，也速该把阿秃儿死后，铁木真的叔父答里台带着乞颜部的人、塔尔忽台带着泰亦乌部的人相继离去。还有主儿乞部、札答兰部、弘吉剌部

等大小部落也一哄而散，抛弃了河额仑一家，甚至连奴仆们也纷纷离去。家产、牲畜被哄抢一空，只留给他们一家人几匹老马。

事情并没有就此罢休。

当初对也速该把阿秃儿下毒手的塔塔儿部，担心那个出生时手里握着一个血块的“战神的化身”铁木真长大后为父报仇，现在，正竭尽全力寻找铁木真，欲置其全家人于死地。更有甚者，塔尔忽台等几个心里有鬼的人，担心铁木真几兄弟羽翼丰满之后成为后患，也在想方设法除掉他们一家人。

对这些，铁木真知道的很少，河额仑也尽量回避这些事，以免使他幼小的心灵承受过多的压力。庆幸的是，这些年来，山成总是在危机时刻出现，一次又一次帮助他们化险为夷。

牛车走了没多久，山成带着河额仑一家人来到了昨天还在居住的毡帐前。

一场大火已经将大半个毡帐烧成了灰，羊圈也空空如也，仅有的几匹老马和几只羊也被洗劫走了。火还没完全熄灭，冒着一丝丝青烟。

河额仑和孩子们跳下了车，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切，个个流露出满脸的沮丧和无奈。妹妹帖木仑依偎在妈妈身边，伤心地抽泣起来！

河额仑这几年早已习惯了这一切。她微微晃了晃头，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摸了摸孩子们的头，面带微笑地说道：“好了孩子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别想找到咱们，咱们又赢了！现在，还有很多事要做，咱们该出发了！”说完，转身朝牛车走去。

突然，远处传来了小羊羔的叫声，大家寻声望去，看到昨晚帖木仑抱进毡帐里的那只小羊羔正颤颤悠悠地往这边跑来。帖木仑立刻冲了过去，紧紧抱起了小羊羔。

帖木仑抱着小羊羔看了眼山成，见山成没有吭声，她高兴地把小羊羔放到了牛车上。他们没有停下来，径直向南走去。

不知已经走了多少天了，大家表情已经变得有些麻木。

靠着山成带来的风干肉和一些干粮，他们一直朝南面走着。帖木仑又多了项任务，她每天都要用酸奶疙瘩泡水喂那只小羊羔。天气很冷，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牛车的速度很慢，路上总是隐隐约约的有狼影出现，因此，他们格外小心，有时晚上也不敢停下来。

